

对跨国高等教育更深入的共同理解

简妮特·B·伊列娃、爱德华多·拉莫斯、迈克尔·皮克

简妮特·B·伊列娃 (Janet B. Ilieva)：教育洞察教育咨询公司 (Education Insight) 创始人兼
负责人

电子邮件: janet.ilieva@educationinsight.uk

爱德华多·拉莫斯 (Eduardo Ramos)：质量保障机构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国际与职
业服务部门负责人

电子邮件: E.Ramos@qaa.ac.uk

迈克尔·皮克 (Michael Peak)：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ritish Council) 教育研究部门负责人

电子邮件: Michael.peak@britishcouncil.org

跨国高等教育在过去二十年里扩展了其影响力：更多的学生参与了相关项目，更多的教育机构也参与了其实施。最显著的发展动态包括：

跨国高等教育的合作模式逐渐崭露头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独立开展的形式。合作模式的例子包括联合国际分校、双学位和双学位课程，以及特许教育提供协议等。

新冠疫情似乎加速了这一发展——项目流动弥补了疫情期间学生流动的中断。大多数学习者被迫在线参与学术课程，有时还需从他们的原籍国进行学习。

近期经济衰退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产生了负面影响，极大限制了国内高等教育的选择。这导致了如斯里兰卡等国跨国高等教育的显著扩展，2021 年参与跨国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达到约 4.6 万人，而 2019 年为 3 万人。

跨国高等教育在国家层面的认知不断增强。尽管这表明开放参与跨国高等教育，但也开始尝试对其进行监管。印度和尼日利亚是这一政策转变的最新例子。相关政策的出

台表明，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来弥合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提升质量或改善就业能力。

这些并非新发展。1997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刺激了东亚地区跨国高等教育的早期扩展，如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都出现了此类发展。

日益关注东道国视角

可持续发展和关注影响力正越来越多地融入大学的战略中，跨国高等教育对当地的影响力在文献和实证研究中日益显现。这些发展促进了与更广泛社会利益相关的合作伙伴关系。监管机构正在加强其规则，以保护学生的利益，而跨国高等教育则扩大了学生的选择范围。

然而，缺乏国际间具约束力的框架和分类法来监管和衡量跨国高等教育。实际上，跨国高等教育的监管通常是在各个国家层面由多个机构进行管理，这些机构负责监督、审计或执行各种监管和质量保证程序。在一些国家，所有职能可能集中在一个机构内，而在其他国家，质量保证的责任则可能由多个机构共同承担，并与国际机构或标准进行

对标。

多个主要区域性的工具支持通过质量保证和资格认证促进项目和机构的流动性，从《欧洲标准和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UNESCO-OECD）关于跨境高等教育质量提供的指南，到不同区域的资格认证公约，以及最近的全球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尽管它们增强了长期以来各国的努力，但仍没有单一的国际标准对跨国高等教育及其质量进行全面监管。

跨国高等教育框架的开发

为了更好地捕捉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弥补我们对跨国高等教育理解中的空白，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与教育洞察教育咨询公司、英国质量保证机构合作提出一个新的跨国高等教育的框架，该框架反映了东道国优先事项并涵盖全球和国家层面宏观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

研究发现，跨国高等教育可以在高需求但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国家 and 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弥补供需差距。同样，跨国高等教育还可以支持本地教育提供的多样化，提供本地无法提供的课程。该研究利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 GapMinder 统计软件，将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统计资源进行了整合。为本项目特别开发的数据集补充了这些数据收集。

在 2023 年 11 月举办的质量保证机构国际合作伙伴论坛上，来自孟加拉国、中国、塞浦路斯、加纳、印度、科威特和马来西亚的监管机构参与了会议。与会者指出，在数据收集、跨国高等教育资格认证（特别是在线交付的资格认证）、质量保障体系以及合

作伙伴关系的扩展（从单纯的教学验证到包括研究合作的全面合作）方面，各国的成熟度存在差异。

跨国高等教育增加了教育机会并支持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一个例子是阿富汗在线课程的增加，据报道，大多数需求来自女性学习者。类似的，超过 1.5 万名阿富汗女性申请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一家加拿大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课程。

来自斯里兰卡的案例研究显示，满足本地高等教育需求存在显著的制约，这一问题因近期经济危机而加剧。

2010 年，该国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GER）为 16%，而跨国高等教育学生占当地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比例估计为 2%。到 2020 年，斯里兰卡的毛入学率增加了 6 个百分点，达到了 22%，而跨国高等教育占当地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比例估计为 11%。随着斯里兰卡政策重点从高等教育供给转向保障高等教育质量，跨国高等教育的形式和发展速度也发生了变化。以质量为重点的跨国高等教育监管框架的建设迫在眉睫。

支持招生与成为教育中心的愿景

跨国高等教育可以支持本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阿联酋成为全球最大的接待地之一，得益于其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 344%。过去十年，阿联酋的国际学生数量从 2011 年的 48,653 人增加到 2020 年的 215,975 人，排名位居日本和中国之后的第九位。

最初，跨国高等教育主要满足外籍人士社区的教育需求，该社区大约占阿联酋人口的 90%。国际教育供给的自由化成为了迪拜知识人力发展局（Knowledge Human

Development Authority) 的政策重点, 该机构是迪拜整体教育供给质量的监管机构, 迪拜已成为最新的国际人才中心之一, 并拥有世界上最高密度的国际分校。该国的国际分校和项目越来越吸引国际人才。

未来发展

我们知识体系中的最大空白是对东道国在跨国高等教育中的看法。这方面的知识缺乏涵盖了多个领域, 包括监管机构对跨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计划和考量的缺乏了解。尽管跨国高等教育的输出国会收集数据并监督跨国高等教育的供给, 但东道国的活动却未得到整合。大多数跨国高等教育的数据收集集中在项目层面—当地监管机构通过重新认

证过程和认证要求来监督项目的本地供给。然而, 关于学生入学的有力数据并未被系统地收集。

为了解决这一不足, 本研究建议每年举办一个由国家跨国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论坛, 分享经验教训和实践。该论坛还将为讨论那些即将发生变化的国家监管环境提供机会。提高全球数据收集的透明度, 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跨国高等教育及其影响的理解。

注: 本文中所提到的报告请参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网站 www.britishcouncil.org/research-insight.